

47

漂水古今

第五輯

87



10.01

1500 140

溧水古今

第五辑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
江苏省溧水县委文史资料组编印

一九八七年七月

《溧水古今》第五辑目录

一、革命风云

- 谈太平军在溧水的活动……………江慰庐(1)
- 辛亥革命时的一首革命歌词……………黄叔平(12)
- 北伐战争中光复溧水的回忆……………张 荣(13)
- 夜袭溧水城,活捉赵队副
……………李其祥、杨能祥口述 龚齐浦整理(17)
- 平息韩固区刀会暴乱记事……………王 堪(19)
- 回忆里佳山战斗
……………赵友钧、经哲敏口述 司徒德金整理(25)
- 两封信的启示……………秦曼琦(27)

二、中山风物

- 金鸡墩与朝阳洞……………毛乐耕(30)
- 东庐山的山林和庙宇……………周凤伟(33)
- 古战场杜城山遗闻……………水 平(36)
- 浦里塘在哪里……………醒 渔 文 楚(40)
- 湖中“三珍”……………邱永午(43)
- 溧水县城垣始末……………项利仁(45)
- 记县城及近郊的石板古路……………王双顶(51)

三、人物小志

- 记张桂庭烈士.....沈师超(53)
溧水知县王从善评传.....吴大林 李厚发(56)
明进士丁沂.....高茂松(64)
明代溧水高僧古心和尚.....杨新华(66)
清末县令袁世猷遗闻.....曹效懋遗作(69)
晚清举人窦恩荣轶事.....黄学香(71)
略谈曹效懋的生平.....夏 华(74)
我和曹效懋的交往与感想
.....赵家淦遗述 严纪青整理(79)

四、文教春秋

- 溧水古代的五所书院.....吴大林(83)
民国时期溧水县教育机构沿革.....项利仁(88)

五、工商经济

- 民国时期县城主要商业琐记.....叔东、福诚(92)
百年老店章同德堂中药铺追记.....龚齐浦(102)
记国外专家对溧水畜牧事业的考察.....张克敏(104)

六、历史文物

- 刘太贞兄弟与柘塘相公墩.....陈孝奎(108)
元代池州路学录方日起墓志.....林善之(114)
明清时有关本县水利的凡通碑刻
.....县博物馆供稿(117)

一枚近代文物——“银桃子”

——记溧水发现的“中华自由党”证章

.....林善之(123)

溧水县发现的一张珍贵抗币.....吴大林(126)

七、文艺拾萃

杨万里的《圩丁词十解》.....张德熙(131)

周亮工及其在溧水的诗篇.....夏 华(134)

董亦狐《醉吟室诗钞》摘介.....文 楚(140)

八、宗教·民俗

道教在溧水的遗存.....莫齐满(145)

附：古城隍庙建筑群示意图.....李新培

溧水的佛教.....项 云(150)

溧水县民间龙灯.....邱德全(155)

城郊的传统婚俗.....李传金(161)

溧水农村婚配形式种种.....李厚发(167)

溧水的丧葬旧俗和殡葬改革.....石 方(174)

九、气象·灾异

1974年“六·一七”飓风记实.....杨伯春(177)

巧察“地震云”.....杨小飞(179)

十、社会旧闻

谈“东里庄联庄会”.....沈师超(180)

“21号”汪伪特务与杜乐山其人.....王 堪(185)

历史痼疾——“穷江行”……王 堪 邱永年(189)

本刊专稿

“古今”为鉴惠后人

——记《溧水古今》一至四辑的编审过程

……………姜吉源(199)

附录：《溧水古今》第一至四辑总目录

封二：无想山凤泉

洞壁琴音

封三：浮山金鸡墩

无想寺水库

肖 树摄

李传金摄

张自宽摄

肖 树摄



谈太平军在溧水的活动

江魁庐

太平军当年在溧水县城攻防得失的事迹，已见于吴大林同志写刊于《溧水古今》第一辑上的《太平军三进溧水城》专文。这里，只拟就吴文所未及或未详的史实与有关形势，略作补充、析述，以求教正于广大读者。

一、太平军在溧水的时间与当时溧水所处战略位置

太平军克复、进驻溧水县城，前后共历三次。具体时日为：

第一次 公元1856年6月13日—1857年6月11日。
(清咸丰六年五月十一日至七年五月二十日)约可一年。

第二次 公元1858年10月24日—11月12日（清咸丰八年九月十八日至十月初七日）仅二十天。时间最短。

第三次 公元1860年4月18日—1863年11月22日（清咸丰十年庚申三月二十八日至同治二年癸亥十月十二日）。有三年零七个月。时间最长。

综上自1856年至1863年的八年当中，太平军驻守溧水达四年之久。历时之长，几乎与太平军克驻镇江府城的岁月相埒，实为当年除天京（今南京市）外的苏南所有县市中罕有。即此一点，也已殊堪重视。

关于溧水在太平天国年代所处的战略地位，需要结合当时军事形势来说明。

当年，长时间处于清军大营包围圈中的天京，常与溧水隔绝。后期专恃太平（今当涂）、芜湖（西），浦口、浦镇（北），秣陵、湖熟（南）等城镇为“内防门户”。东面前中期依靠江面航线，后期赖茅山——宝埕线，出金坛、溧阳以向苏、杭，不必定须经过溧水。天国六年以后，为击破清军江南大营以“解京围”，驻皖南的太平军，分兵取道溧水回援天京，遂三次克复进驻溧水（详见吴文）。

清同治二年（1863）冬，清将曾国藩统率湘军最后合围天京，先让其弟曾国荃部，顺流东陷芜湖、秣陵、土桥、上方桥等天京东面所有塞垒（《曾文正公奏议·（7）》有关军情片《疏》）以后，复命其悍将彭玉麟、岳斌率众从皖南

北犯，攻陷宁国、建平（今郎溪县）、东坝、高淳，最后进陷溧水（同上《奏议·（7）迭克四城三隘疏》）。

另外，旧《县志》载，清咸丰七年（1857）太平军曾乘船“由金柱关下驶”到“石臼湖滨”。次年四月（夏历三月，其时县城尚为清兵盘踞），又出皖南“由石臼湖登岸，到孔镇”征集粮物（《溧水县志·（12）人物志中》下引皆同，略。笔者）

以上史实，皆可看出溧水与“天京”的关系，在战略位置上的重要。本县实系其时太平军进出天京—皖南侧翼通道上的咽喉要地。

二、当年太平军在溧水城乡的活动

太平军首次攻克溧水县城，实际上应是如入无人之境的“接收”。其时防守溧水的清军，已抽不出正规编制的清兵，仅是一些力量极弱、临时凑合起来的地方“团勇”。他们久慑于天京“长毛”声威，根本不敢与太平军“接仗”。《向荣奏稿》所陈守官周硯铭曾率兵勇，在南门外与太平军有过遭遇战，以及“入城守御”之说，大概都属于“夸张、粉饰、藉图减卸失城罪责”之辞。实际情况，当是他一闻警讯，即一面飞檄向荣大营请援，一面就弃城退守小东门外“勇营”内保命（这也是天国初期太平军东下时，南京、镇江各地清朝守官的“常态”，不独溧水一小邑为然——笔者）。《县志》载，

太平军于1856年6月13日（夏历五月十一日）当天，从西门初次攻进县城时，“适（城内）无官军驻守”（《县志·（12）人物志中·施肇名传》）当是可信的老实话。不过这次进驻虽时达一年，但因先后两次“天京内讧”（杨韦事变、石达开闹分裂出走）紧接着发生，天国元气大伤，使正在蓬勃发展的进取形势急遽逆转，故而，驻溧的太平军，除在9月（夏历八月）间扫荡乌山一带团练大获全胜（已见吴文）而外，大体还只能是“婴城固守”，不时派出小股部队，到近城南北通道地区如五里牌、广岩寺（1857年2月）等村落，征集粮秣，反击地主练勇的侵扰，未向四乡作什么扩展。特别是东部县境，更未进入过，正如《县志》所述：“一时（因）东乡偏僻，‘焚掠’所未及”。

第二次进驻县城，已如吴文所述，是在天国上下游某些江防重城相继失守，再困天京的清军重建起所谓“万里长壕”的江南大营以后。清军为防止太平军从安徽回援，以溧水城为前进据点来“解京围”，集中重兵来犯。守城太平军为扼险防城，确保北接天京、南下石臼湖与皖南大军联系的通道，曾分别在北线禄口、乌山、南线洪蓝埠等地筑垒分屯，以为犄角之助。旧《县志》曾记有驻城太平军将领，“以兜舆缚载”城内拒顺文士，随军“至乌山村”（见下），和在洪蓝埠击杀抗拒乡勇冯盛恒，将在赞贤乡顽抗、杀害义军战士的冯必有，“擒入洪蓝埠”据点镇压掉，还记有这次驻城短仅拒

月的太平军，去竹山村、长寿村等乡间征集军需供应（被诬诋为“纵掠”）等事实。不过总的来看，因驻守时间太短，又忙于与窜犯的清军苦战，在城乡的活动和影响都还不大。

太平军第三次克驻县城，正值天国忠、英二王合兵再破清军江南大营，并挥师东下苏常，解放苏南大部地区，兵锋直逼上海之际，故据守时间长达三年多。正如吴文所述，这一期间的溧水太平军，“坚决地镇压了分布于全县各地的地主团练，杀了一大批坚决与太平军为敌的反动地主”。《县志》有一卷刊载阵亡的清方练勇名单上，所列大批有名姓可稽的团丁、头目，大都是在这期间顽抗中被杀掉的。据载：在克驻县城的1860年4月（夏历三月）里，太平军曾到过涧西村，西乡的石湫坝、南乡的骆山村，5月（闰三月），到过柳家边村。约也在同一时间或稍后，还到过竹山村，仪凤乡的船桥村等地，并在柘塘镇、仪凤乡等处，彻底粉碎了地方团练武装的剧烈顽抗。从四月间“贼（太平军）蚁聚（回峰）山下，烽火不绝”，“东乡被害尤惨”，以及大量“贼（太平军）焚掠四出，势甚张”，“城陷未久，贼（太平军）沿村肆掠，势甚张”，“贼（太平军）势蔓延”等等，《县志》中大肆诬蔑、谩骂太平军的这些反面资料记录里，恰恰正可以让我们清楚地看出：当日驻城太平军，已在加强和巩固对溧水城乡的统治。

据笔者近日亲去采集到的东乡老人间流传口碑说：当年，

在离回峰山七八里、位于白马桥东约二里多的杨塘村和与它相连的杨塘头村一带，就曾同样发生过太平军扫荡本地“团勇”的激战。其时原本是个大村集的杨塘头，“一千多个烟囱”，是在“过长毛（按：系为旧日苏南民间习呼的清方官兵诋毁太平军称谓一笔者）时被烧掉”的。等到日后“长毛”撤走，清兵再来溧水时，这一带因多经战乱、瘟疫和水旱灾荒，村落人烟稀少，农民穷困不堪，当时，“一块大烧饼就换到个老婆。”一些家有几亩薄田的主妇，因丈夫、儿子参加了太平军，或被清兵拉去做“伕子”死亡、流散，没人副业撑门、种地，只好纷去寻找、认领邻县移入的外姓，或邻村异房同姓人家的童孩来家，作为子、媳，长大后继承门户^①。这些至今还有少数七、八十岁老人能历数出他们先代存在过的鳞爪况迹，恰正也尚可有力地印证出上述旧《志》从反面记载下的太平军威力强大与因反动团勇顽固抗拒，给地方留下的深重影响。

此后，由于苏南、浙西的大部分和皖南地带，均属于天国领区，因位置、环境改易而成为“腹地”的溧水，确已真正成为天京外围门户之一，故而，经常驻有重兵屯守。直到1863年冬溧水最后陷落前，守城兵力仍有“党众万余”，远过于四周苏皖邻县。在粮尽援绝情况下，守将杨英清在放下武器之先，对来犯清军约定：只“愿缴军械，各散面籍”为民，决不“投效”清方。清将彭玉麟等，只好如约“带兵进城，

温词抚慰，尽资（遣）之行，不复稍留降众，另立新营”（同上引《迭克四城三隘疏》）。这当然也是有鉴于溧水太平军兵力既众，而且在地方人民群众中间，有着深厚基础与影响，才破例“宽大”，不敢采取一如在其他城邑对降众“强驱为兵”、或悉数惨杀无遗的阶级报复做法。

三、太平军在溧水的一些军政措施

前两次太平军在溧水为时短暂，仅把县城作为军事据点扼守，似未建立稳定政权。末一次因溧水已成为巩固了的后方根据地，便开始“建立了政权，委派了官员”（吴文有述）。遗憾的是，现时我们还未能查出前后一共有过哪些天国所派军帅、监军、以及侯、王等守官爵职、姓名。最后一位拥兵“万余”的守将杨英清，例以邻县溧阳和前述宝坻镇最后守将均为“王”爵（上引曾国藩《奏议》同卷另一奏片及《续丹徒县志》），推知他有可能也是一位“王爷”。其时，由于溧水长期处于战争状态下，故除了修城、筑垒、加强城防工事和招兵练兵外，太平军在溧水的一些军、政措施大约还有：

（一）征集粮秣、财物，保证军需供应——天京太平军粮秣物资等补给，长恃通向苏北里下河与下游三角洲谷仓的江面航道运输线供应，将兵薪饷则也都例由“一切俘获归公”的“圣库”支拨（按：此系天国“定制”。后期军纪废

弛，王、侯、官、将、士兵等多已各积“私财”。——笔者）。因京城长期被清兵大营围隔，不能接济溧水等外邑，故而溧水太平军给养，均赖就地征集与没收地主、土豪财物等措施来自筹。第三次克城后，驻兵逾万，且已建立有巩固政权，可能已设有各乡“乡官”，负责按额筹供。但由于受地方团练阻扰，故仍须由驻城太平军不时下乡扫荡、征收。旧《县志》所谓“劫掠”、“搜劫”、“纵掠”等等敌性诬蔑之辞，自当都是指此而言。

（二）制造军火、武器——旧《县志》记有第二次进驻时的太平军，曾于1858年10月（夏历九月）间，召使城民铜匠陈崇伟“治（造）火器”，和镇压拒命、对抗的另一铜匠之事。可见这也是当日驻军的一项重要战备措施。

（三）大力延揽，争取本地知识分子，到新政权中“任职”、“作书记（文书）”、“司（理）笔札”。太平军初期虽也到处焚毁四书五经等“鬼话”、“妖书”，但对不反动的一般文士，却争取归附，收为己用。前期的翼王石达开、中后期的忠王李秀成等王、将，对儒生更是十分尊重、礼待，着意延揽、招致。基本由缺乏文化的农民所组成的太平义军将兵们，为了能减除敌对力量，扩大革命政治影响，也为了能在实际工作中满足自己政权建设与军事行动的需要，在溧水也甚为重视这项争取工作。据《县志》所载：首次驻城后，即曾对邑廩生李葵“胁以伪职”；再次驻城虽仅一月，对

城民太学生王坝，“贼酋（太平军主将）慕其名，迫之使降，以甘言诱之”；对竹山村的太学生颜煥“以甘言诱之”。第三次长驻，革命形势相对稳定，对这方面的重视更是不遗余力。例如：旧《志》载，仅在1860年4月初驻城、去乡进行扫荡、安抚活动的短时日內，就曾对县內城、乡中清朝廩生、庠生、太学生、文士等八九人，因“闻其贤”，而“胁以伪职”、“胁受伪职”，“强使”“作书记”、“胁之为书记”、“授以笔札”^②。不仅如此，对敌意抗拒者，只要不是坚决反动到底，也还是尽量采取宽容、等待，不加严惩的态度对待。鲜明的两个实例是：一、对前述的那位抗命“不屈”的李攀，经人缓颊说：“此书痴也，杀之无益！”，也就任其自行“脱归”不加惩处（日后，只是由于他返乡“号召办团”，疯狂犯顺，才在1860年4月“被执杀”）。另一则是对那位王坝，在他“骂贼（太平军）不屈”、“甘诱不从”，“胁之以兵，骂如故”始终顽固不化的情况下，太平军主将仍然“不遽加害”，虽因怕他逃走不得不加以“捆绑”，但照顾到他不能服劳步行，而采用了“以兜舆”载行，让其随军行动的耐心争取做法（只是在他“中途骂不绝口”，至乌山村“骂愈厉”，忍无可忍的情况下，才加以镇压掉）。——上述这些文士，还只是由于坚决抗拒到底、受到镇压，才得见于《县志》著录，其他因转变立场、欣然受职，乃至迁地廩匿、未加明拒，致未得载于旧《志》中的

儒生，更应不知有多少。这从旧《志》所记有“或为缓颊者”，与“有强使其为贼（太平军）作书记者”等附带文字里，自不难看出一点其中无意透露出来的信息。

从末一次太平军能在溧水坚持三年多时间，并在城陷后仍得全部安然解甲回籍来看，天国政权在溧水的治理，应有过一定成效，并得到过相当多的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地方人民的归心与拥护。这方面还缺乏更多的正面具体史料来证实，这是很遗憾的。

四、溧水太平军时代的“万人坑”

1952年秋，笔者初来溧水工作时，县中学孔素侯老师曾见告：城外尚留有太平天国时的“万人坑”，埋有骸骨甚多。其中有清兵陷城时奋战牺牲的太平军战士，也有太平军败城时击毙的清朝官兵。更多的还是当年受战乱、疫病和饥寒等灾荒致死的城民与四乡八镇逃来城内外的难民。我曾自去城外探觅两次，依稀记得大约是在西门外靠近公路的一侧丘岡上，距城至近。因未得本地父老带路、指引，没能找到冢地，颇引为憾！其时去太平军驻城还不及百年，上述这一遗迹和民间口碑的留存，既反映出旧时双方拉锯战之剧烈，与县境内“死亡相藉，村野为之一空”情事之真，也证知了光绪《县志》所记“按军兴十余年来，当时烽烟未靖，暴骨盈野。专阃者愍之，遣六安（人）刘启发掩埋，乃哀为大冢。

官耶？民耶？贼（太平军）耶？殆俱有焉”^⑤，确为实事。据上旧记，这称“义冢”，始建于咸丰八年。《县志》又说：其后西门外、北门外及乌山街东，洪蓝埠等镇、村皆有。不只一处。不过每家埋骸，至多不及千具。^⑥“万人坑”云云，自是民间俗说。

值此太平军三驻县城一百卅周年（1990）即将来临之际，顾盼地方政协，地方志办与文博等单位配合，进一步开展对当年太平军在溧水的口碑传说与文物实迹的调查、征集工作。如能及时在县内举办有关这方面的展览宣传活动，以示对百年前为追求中国劳动人民翻身、解放，艰辛战斗、英勇献身的农民革命英雄们加以缅怀与纪念，从而有裨于地方当前两个文明建设大业的发展，这也正是笔者写此小文附寄的微小希冀。

（题头画邱德全作）

注：

①以上史实口碑，系笔者访记现年71岁的杨塘村杜美英老太忆述她在十二岁时亲听其祖母的常谈。

②这些人系城内庠生褚林芳、儒生徐振毅、儒生施肇镇、骆山村廪生杨瑞恩，竹山村庠生严恂，其族人任过“从九品”清吏的严溶，太学生韦涌泉，船桥村太学生罗坤等。具见光绪《溧水县志·（12）人物志中》。

③④同上《县志·（3）建置志·义阡》。原文列举此类骨冢八处。计为西门外者，埋骨231具。北门外者，674具。乌山街东者，570具。洪蓝埠者，561具。黄横乡者，340具。甘村店者，31具。东村者，16具。又北门骨冢二处：一为咸丰八年（1858），守城游总兵虎岗林造。一为同治三年（1864），清提督王可升造。当系因募请军官兵勇的冢。